



大學原解

上

2712  
957  
1





上卷

大學

三綱領首章第一  
八條目首章第二

中卷

三綱總解第三

解釋明德章第四  
解釋新民章第五

解釋止於至善章第六

解釋本末章第七

解釋誠意章第八

解釋正心脩身章第九

解釋脩身齊家章第十

下卷

解釋齊家治國章第十一

解釋治國平天下章第十二

太田錦城先生著

千里必究

大學原解 全三冊



如予所解。有戾作者

原義。幸以見教。立地

改悔。稽首請教。

玉巖堂發兌



大學原解序

大學一篇。載在戴記。劉向別錄。稱為通論。則通論聖人之道者也。後之學者。不得不奉之。以為律令也。其為書也。初揭三綱八條。而後又敷演解釋之。允聖人之道。脩身治人之要。發揮無復餘蘊。語簡而旨深。簡策短。而義理長。除中庸外。大小戴八十餘篇。孰加此篇之精妙乎。實六經之羽翼。千載之寶典也。唯其書在于戴記之中。與緇衣表記為伍。有錯簡。有誤文。鄭孔之輩。不知改正之。自漢至唐。而無復別表章之者。珠璣與瓦礫混。鴻鵠與雞鶩群。孰能辨之。至宋司馬文正。作學庸廣義。而始表章之。其功偉矣。至于明道

大學原解序



程氏兄弟。知其有錯簡。而各改正之。伊川又知親民之為新民。身有之為心有。命也。之為急也。朱丹陽繼之。而大有所發明。作之章句。作之或問。然後三綱八條。森然不可復紊。三子之功之盛。千載之所祝也。雖然。丹陽之所解。求之於作者原意。則有郢書而燕說者。曰明明德。曰明明德於天下。照應為言。昭明其懿德於天下國家。是作者原意。與詩書易左傳所言。本出一轍。而丹陽所解。解氣稟之拘。祛人欲之蔽。而復本體之明。是非作者之原意。而莊禪明鏡塵垢之說。非儒者所宜言也。曰小人間居。為不善。曰君子必慎其獨。反對為言。閒居獨處。不為不善。是君子之慎

大雅思齊。繼之在宮。蕭之在廟。不顯亦昭。無射亦保。大雅相在兩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報。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中庸誠(正至善)則形形則善。則明(明明德)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新民)

蓋心下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

獨也。是作者原意。而與中庸戒慎乎所不睹。恐懼乎所不聞。本出一轍。而丹陽所解。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是非作者之原意。而又非大雅所載。周文橋武慎獨之義也。如誤解慎獨。姑置不論。至誤解明德。其誤有不可不辨者焉。何也。中庸孟子與大學相表裡。而中庸之形著明。乃大學之明明德也。動變化。乃大學之新民也。而其所本。則致曲之誠。是大學之格物致知。以至誠意也。又止定靜安於至善也。孟子充實之光輝。乃大學之明明德也。大之變化。乃大學之新民也。而其所本。則可欲之善。有諸己之信。是大學之止於至善也。三書之言。本出一轍。吻合符



同不差毫黍。自丹陽誤解明一字。而思孟明德化民之義。與本篇不合。詩書易春秋所言。亦與本篇不合。其誤不可得掩。而其害亦有不可得掩者焉。遂使後之學者。不得知中庸孟子。著明光輝。與本篇明德互相發揮。則其一字誤解。害于聖道。豈不亦大乎。門人天文進曰。考亭解學庸。與郭象注莊子。如出一轍。郭象注莊子。高于莊子一等。以奮其清談之雄辯矣。考亭解學庸。深乎學庸一等。以附會其家學之昏渺矣。此言得之。予亦曾言。晦菴解詩易。失之於疎矣。解學庸。失之於密矣。疎密得中。其唯論孟之解乎。雖然。要皆不能無謬誤也。予七歲初讀書。奉先君東岩先生

即知所先後之知

之教。從先兄伯恒受讀此書。是為為學之初。實明和辛卯之歲也。天明甲辰年二十。始來江戶。以博覽為務。讀大學諸家註解。年二十四。作大學考。於章句之誤。糾駁排詆。不遺餘力。於近世諸家之誤。亦復如此。是天明末年也。當時格物之說。襲黎氏之謬。以為金科玉條。歷年稍久。所見頗博。始悟其非。寬政辛亥年二十九。初改正之。享和末年。作九經談。其大學談。乃皆三十以前之所得也。中庸亦同。其後專精潭思。在詩書易論語四經。而學庸二考。投諸敗篋。既已有年矣。鄉丘首禾。老而復初。文化十年以後。又知學庸之妙。倍于當時。比年殊甚。雖悟少年詬爭之非。曾刊正之。



然不直則道不見。予且直之。豈含糊糊塗而終沒吾世乎。故今作此解。一原作者之原意。以告後之學者。其戾原意者。雖漢宋名儒。不得不辨駁也。何況近世諸家乎。奮名大學考。今改曰大學原解。嗚呼。先人沒而五十年矣。伯恒亦墓木已拱矣。雖然。此區區者。不可謂非報本之義也。其又孰知吾心之悲慨乎。古人傳註。以訓詁為先。以義理為後。如出一轍。是古今之成矩也。吾豈不知之乎。然今吾所解。或以章意為先。以字義為後。或訓詁章義。混淆解之。要使學者易知。作者原意焉耳。既已不蹈古人之覆轍。則又不必拘古人之成矩也。

錦城先生大學原解後序

詩云。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史遷曰。嶽穴之下。多異能之士。然則山水秀麗之地。必有英才卓絕之士。其理然也。從秦始通蜀道。天下達學能文之士。多出乎蜀漢之中。豈亦天之鍾秀氣。蓄英才。發之後世隆治之時乎。姑就一二論之。則如楊雄。嚴君平。杜甫。李白。蘇氏父子。雖不讀書者。亦知其蜀土之產也。其佗彬二諸賢。又何暇僕指乎。夫水土之關人才。固既如此。則雖殊方異俗。豈特不然邪。我錦城先生。加賀之產也。賀之為地。山水秀麗。田野豐腴。所謂董茶如飴。未必讓周原也。比之蜀漢。何必雁

大雅縣篇 周原臨之 董茶如飴

說文腹下肥也 借以喻也 後序

無晉文 也 細美



行。然則隆治數百年。而如先生者。出其地。豈偶然也哉。乃文運隆盛之會而已。先生始來東都。贊謁一先輩。頗為所忌。一如鄭北海入馬扶風之門焉。於是其英邁俊宕之氣。不得不激昂。遂岷然建門唱一家之學。則弟子一時雲集。雖老師宿儒。苟虛心信道者。悉將撤臯比付之。其才學魁乎當時。如此。今在著文。其學之精。習之熟。遂剖天人之秘。窮造化之蘊。其著書之夥。何啻惠車。歎架邪。因就其中。取經解數種。將梓傳之。今刻行者。為大學原解。學者玩味。有以知先聖述作之意。亦不待金篋之剖其目也。古稱孔子沒。而微言絕矣。今試觀先生之言。則微言似亦有鬼神而

大學原解後序

萬曆年間。西番人來於彼土。而天象律曆數理之學。剖毫毛。判錙銖。比之前古。不啻霄壤。雍正年間。又招西人於闕廷之下。而講其說。於是天象律曆數理之學。精詣詳密。無復餘蘊矣。夫天象律曆數理之學。固聖人治天下之一端也。然則西人之功。可謂補聖人之缺矣。豈可以異邦殊域。而輕視之乎。雖然。人事遠於下。而後天象亂於上。抑因切人事者。豈有若聖經者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闕切人事之尤者。豈又有若大學者乎。由是觀之。人事為先。天象為後。聖經為本。律曆數理為末矣。知其先後本末。最為學者之



要務矣。朱紫陽自謂平生尤盡力於大學。然不知明德為令德。而誤解為心之一名。不知本文元一篇文辭。而強作補傳矣。王新建不知改正古文之錯簡。又不知改親民為新民。故吳廷翰駁之曰。五个新字。無所著落矣。蓋以紫陽新建之慧性卓識。而其認尚如是。則釋經之難。亦可見矣。

錦城先生研朱滴露之業。于茲三十年矣。有功乎聖經。固世之所知。不待予喙。今乃著大學原解。又其一斑也。先生之學。古人之善者。從之而不故變更。古人之謬者。正之不敢假借。故紫陽新建皆不免糾駁。況斗筭之儒乎。於是大學之原旨。炳然如揭。日雖精萃。

大學原解改正三義

一誠意一章。古本錯在首章之次。未解三綱。突然先解八目誠意。錯誤無疑。朱子移置正心章之前。極得是正。崔銑循用古本。然誠意一章。則從朱子改定。其所見。大優陽明。今予改正。亦同朱崔之意。

一淇澳一章。總解三綱。古本在三綱別解之上。朱子移入至善章之下。誤連上文。為至善之解。予自少悟其非。而以為三綱總解。雖然。猶循用朱子改定。置于至善之後。以謂先別解三綱。次以總解文理。意義共屬穩協。是故數十年。講大學。至善淇澳之章。次叙從朱本。而分為二章耳。今詳之。曰止於信。



曰無情者。曰誠意者。三章文理。如貫珠璣。其相承接。作者深意之所在也。若移其澳章。置至善之後。則作者原意。昧然不明。至老而悟其非。改從古本。一是謂知本二句。首章結語。循古本。而不從朱本。願誤明命。克明德。諸家不知錯互。今改正之。峻命不易。惟命不于常。中間嵌以論財七十六字。錯誤無疑。今改正之。

文政四年辛巳中秋前二日

吉田儒員加賀大田元貞才佐識

傳之。嗟儒矣哉。夫先生之學。小大固莫不搜羅。而人唯以經生目之。抑世之信其大者邪。祐義接起歎殆數十年。鑽仰雖未至。然其才能之富。頗能知之。君平之易。楊雄蘓氏之文。李杜之光燄。先生莫不綜談焉。所謂五兵絃橫者也。亦天之所以鍾秀麗之氣。以生斯人。贊位隆治也。豈可不心服而敬從之乎。雖然。人情淳醜弗一。或亦不敢服善。偶見其經解之精鑿。始其新闢奇創。有詬厲疵議之者乎。蜀犬吠日。不較而可矣。

文政四年辛巳陽月之吉

門人 伊藤祐義忠公謹撰











米廩瞽宗庠序判宮見明堂位家塾黨庠術序國學見學記庠序學校見孟子學宮異制其繁如此雖然大學學宮之稱在古無有異義則鄭玄以為博學鄭目錄出正義司馬光以為學之大者廣義呂大臨禮記朱子以為大人之學皆非矣

古之學問詩書六藝大學學大藝禮樂是也小學學小藝書計是也大戴保傳漢史志食貨所錄明白可據言大小學學法之異唯是為最古朱子以禮樂為小學不可信之尤者辨詳于九經談楊終戒馬廖不訓子書人君之子八歲為置外傳教之書計以開其明十五置大傳教之經典以道

其志是原于大戴漢志漢律曆志其法在算術宣于天下小學言數學也說文序尉律不課小學不修杜鄴傳張吉子竦尤長小學顏氏家訓惟有姚元標工于楷隸留心小學北魏高祐傳為兗州刺史令縣立講學黨立教學村立小學皆言書學也小學為書計之學歷歷如此雖然纂輯曲禮內則所載及少儀弟子職管子以為小學之法如朱子之為又何不可之有唯以六藝為小學者朱子之說不可通之尤者

大戴小學小者所學之宮也保傳鄭玄曰幼者教之於小學長者教之於大學王制以八歲十五分少



長。諸書皆然。獨尚書傳曰：年十五始入小學。十八入大學。王制是異聞也。不可不知。要之。十五束髮。成童。十八未冠。成人。以大學為大人之學。十五十八。豈可以大人稱之乎。

淮南子鵲先識歲之多風也。吞高木而巢扶杖。大人過之。則探殼。嬰兒過之。則挑其卵。人間後世所謂大人小兒之稱。以是等為古也。

古之學問。詩書禮樂。禮學儀容。樂習聲曲。古之學。不專讀書。是世儒之所好。言其言固也。雖然。學實專讀書。雖孔子之時亦然。何以知之。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路此語。極似後人口。

氣言學問不專讀書矣。可見當孔子之時。學之為讀書。不殊乎後世也。今誓諸古。周官讀禮書而協事。太史戴記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畢復常。讀樂章。禮荀卿亦言學惡乎始。惡乎終。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勸戴記文武之政。布在方策。中庸又云。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矣。禮又云。以禮籍入。禮左傳出禮書以待命。哀三國語。禮志有之。晉禮樂且存乎書籍。學乃讀之。况其他乎。今又誓諸古。周官有四方之志。有三皇五帝之書。外史左傳。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昭又楚成王三引軍志。僖又晉史



駢引前志有之。文六又晉狼臆引周志有之。文二  
年又晉叔游引鄭書有之。昭二十本篇引楚書。  
國語申叔時曰。教之故志。使知廢興。楚語呂覽申  
公子培之弟謂荆莊哀王曰。臣之兄嘗讀故記。  
至又嘗試觀於上志。貴又濕朋之為人也好上  
志而下問。同上國語成子道前志以佐  
先君。晉語左傳。儒書以為二國憂。哀二十又晉韓  
宣子聘魯。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昭  
年坊記亦引魯春秋。孟子。晉之衆。楚之禱杙。魯  
之春秋。一也。晉語。羊舌肸習於春秋。晉之春秋  
也。楚語。申州時曰。教之春秋。楚之春秋也。墨子。

引周宋齊燕之春秋。曰。吾見百國春秋。明周官  
三代之易。連山歸藏周易。太近世物茂。卿曰。古  
無佗書。書唯尚書。陋哉。三代之書。不如秦漢以  
後之多。雖然。有書如此。多方五車。不獨惠施也。  
禮樂殘缺。不可復知。今日學問。唯是讀書明理。  
是乃格物致知也。如或以典籍為故紙。求道於  
心之徒。莊周所謂書。古人糟粕。六經先王之陳  
迹。異端之尤也。不可不辨。  
鄭玄目錄。此於劉向別錄屬通論。正此言極妙。通  
論者。此篇雖在禮記中。不專說禮。沈然通論道義  
也。然則大學一篇。唯是論道之書也。郊特牲。故篇



論語為政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名郊特牲。非全篇說郊也。天子玉藻。故篇名玉藻。非全篇說玉藻也。好賢如緇衣。故篇名緇衣。非全篇說好賢也。大學亦以篇首二字為篇名耳。凡為學者。皆宜如本篇所說焉。非言大學之教如此。而庠序學塾不如此也。據是爭辨大小學之學法。既走邪徑。况以此為乞言合語之記。言養老序齒之禮乎。物茂穿鑿附會。可笑之尤者。唯劉向通論一條乎。為千萬歲學此篇之甲令。可不奉以為金科玉條乎。

大學作者。西漢以來。不知為何人。以不知為不知。聖人遺訓也。固非可容喙。雖然。予則竊有所臆斷。

俞云。大學中庸雖孔氏遺書。要是七十子後學者所為。列之論語之前。似乎未安。

請詳辨之。大學。或是與中庸同。子思子之一篇。漢文志。子思。大學。以格物致知為誠意之本。中庸。則致曲為誠之先。是一同也。大學。格物致知。乃學問思辨。明善擇善之事也。故為誠意之本。中庸則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是二同也。大學。止於至善。乃中庸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是三同也。大學。誠意。慎厥為要。中庸說誠。開卷說慎。獨以為說誠之張本。是四同也。大學。誠於中。形於外。中庸則曰。誠則形。誠之不可揜。如此夫。是五同也。大學。明明德。新民。化民也。中庸則曰。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明德也。明則動。



動則變。變則化。新民也。是六同也。大學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中庸則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是七同也。大學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中庸則曰。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有人在人。皆指賢者。是八同也。大學道學也。自脩也。中庸則曰。尊德性而道問學。是九同也。大學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中庸則曰。敬其所尊。愛其所親。是十同也。大學新民用其極。中庸則曰。舜用其中於民。是十一同也。大學脩身自脩之後。賢其賢而親其親。中庸九經。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是十二同也。大學以義利之

辨。終其一篇。孟子承其意曰。王何必言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是孟子幾端。繼大學之結末也。大學曰。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孟子則點化其語曰。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餒。是非孟子承繼大學之遺意乎。大學誠意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此之謂自慊。孟子論浩然之氣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是亦非孟子承繼大學之遺意乎。大學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孟子論國君進賢曰。國人皆曰賢。然後用之。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去之。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是亦非孟子



承繼大學之遺意乎。大學一篇與中庸相表裡而為孟子先鞭嚆矢則非子思子為之而誰乎。後世有有識具眼者或知吾言之不差矣。  
鄭曉古言云。魏虞松上石經大學中庸共子思作。劉宗周大學古記序云。漢儒賈逵云子思窮居於宋。懼聖道之不明。乃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賈逵虞松之言。後漢書三國志皆不載之。唐宋名儒無錄之者。既無出所。又無米歷。至明叔世。豐坊贗造石經大學始有此言。明末儒氏好奇之過。啗道生之欺。公言此語可笑之甚。雖然以大學為子思之作。恐是千歲不刊之說也。

朱子曰。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此言不可信。大學一篇條理齊整。意義貫通。固一手之所為。何分經傳乎。夫舉綱要於前後。解釋之。古文之常也。細指數之。更僕何罄。今唯舉一微以辨其非。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舍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今如有人言。前二句是經。孟子之言也。後二節是傳。公孫屯所釋。人豈信



之乎。恐不免識者擲掬矣。丹陽之言。何以異於是。是足以知其非矣。

三綱領首章第一

大學之道。學問之方在明明德。簡已在親民。親作新。是千古

說在止於至善。明德新民之本。中庸性道教所主在道之一字。故下文承以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大學三綱。非主客也。雖然所重在止於至善。故下文承接以知止讀學庸者。須先知此義焉。

學記。大學之教也。時。大學之法。禁於未發。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大成然後足以化民易俗。

九年。知微通達。強而不可謂之大成。天

近者悅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大學之道四字。略與學記同。然其意。則言古之聖人。建學宮。使人教學之道也。約而言之。學宮。教學之道也。又約而言之。學問之道也。周頌云。學有緝熙。明于光。

明。明德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是之謂也。

明明德。新民。皆原尚書。逸書曰。克明明德。首子正

不康誥曰。作新民。本篇引之其義。則取堯典。克明峻德。明明德也。本篇黎民於變時雍。新民也。中庸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明德也。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新民也。孟子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明明德也。大而化之。之謂聖。新民也。又云。君子所性。仁義禮



智。根於心也。誠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誠則形也。明明德也。四體不言而喻。不言而喻與繫辭中庸。信。表記。不言而信。下同。語例。而。言至施於四體。則己雖不言。人喻而化。新民也。要之。明德新民。孔子所謂。脩己以安百姓也。  
明德者。昏德之反。九經談。仁義忠信。諸善行之統名也。凡諸善行。光輝顯然。不可得掩。故謂之明德矣。餘詳于九經談。  
明明德者。言身能脩明善行。而昭明於家國天下也。德明于家。則家齊。明于國。則國治。明于天下。則天下平。故下文以明明德於天下。代平天下三字。

是可以見矣。餘詳于九經談。  
明明德者。言令德之光輝發於外也。中庸誠則形著明。孟子充實而有光輝。大學誠於中。形於外。文言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皆明明德之事也。而以誠為主。凡光輝於外者。內有其誠也。是故明明德者。脩其令德。而能誠之者也。止於至善。而能安之者。誠之者也。是故止定靜安。明德之本也。明德。新民之本也。  
單言德者。仁義忠信之總名。單言善者。亦仁義忠信之總名。明德之明。至善之至。贊美之辭也。其實唯是德也。唯是善也。故明德之稱。與懿德民令德



車俊德堯盛德繫至德論大德庸同例。而與尚書  
頭德洛同其文義也。  
懿德令德盛德至德是皆所重在下之德字而上  
之諸名虛字也。贊美之辭耳。周易偽書侯德石象  
尚書中德酒敏德康義德容德立周官至德敏德  
考德師是皆所重在上之諸名而下加德字耳。猶  
言仁道孝德也。明德之明從義德容德之例乎。是  
聰明之明視明之德非所以解此書也。如果從懿  
德令德之例乎。明德之明贊美之辭無佗深義唯  
是德也。諸家拘泥明字故為心之一名朱為聖人  
之德伊藤原佐為君上之德物茂皆替古之疎也。

儒者解經原作者原意詳疏釋之可以傳後生矣。  
繼往聖而啓來學唯是為要務也。如己胷中初有  
定見以此附會經文上誣往聖下欺後學是則罪  
之大者也。先儒徃往不免此罪矣。如本篇明德下  
文解之引康誥克明德是明德與單言德同是作  
者原意也。又引帝典克明峻德是明德與峻德同  
是作者原意也。總解三綱曰道盛德至善民之不  
能忘也。是明德與盛德同是作者原意也。若其明  
之者下文明言皆自明也。又明明言明明德於天下  
言自明其明德於天下也是作者原意也。使天下  
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其牽強則姑置不論。疏



論語泰伯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又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解如此則明在人非自明也是非作者原意也予雖至愚學庸五十年三茲矣似畧得作者原意嗚呼庶幾乎其免罪乎  
鄭玄曰明明德謂在明其至德也至德者令德之總名泰伯至德言讓也周之至德言恭也孝經至德言孝弟也周禮至德自屬別義明德亦孝弟恭讓之統名則古今之間唯此解為得正矣近時物茂卿以至德為孝言專門學者以明明德為教孝弟欲以附會其所建養老序齒之說矣其愚而黠厚誣先儒可惡之尤者也  
明明德本不假位徵周易一徵足矣曰明出地上

大雅皇矣篇維此王季帝度其心猶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左傳王季作文王

晉君子以自昭明德象大是離日之明升于坤地之上光輝顯然無所不照是君子自明明德之象也明夷上六象豕之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大雅維此文王其德克明左傳晉成鱗解之曰照臨四方曰明昭二十八年明字光輝顯然照臨四方之謂也經傳之言本出一轍何獨於大學為別解乎  
程子解易曰昭明之也本義傳曰昭德塞遠昭其度也去蔽致知昭明德於己也朱子明明德於天下昭明德於外也朱子明明德在己故云自昭象傳所引傳文左傳也魯臧哀伯諫桓公納郕鼎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遠以臨照百官昭明之為臨照可徵猶



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又云。昭其儉也。德令  
以儉為昭其度也。桓二年左傳。以儉度諸行。為德。為  
令德。叔子引之。以解明德。則叔子知明德之為德。  
為令德矣。與予所見。如合符節。是能得大學原意  
者也。明明德於天下。昭明德於外也。是亦能得大  
學原意者也。如使天下之人。明其明德。明明德在  
人。而不在于己。不特背周易大學。自昭自明也。又背  
叔子明明德在己。故曰自昭矣。世之學者。不疑朱  
子背程子。而疑予之背朱子。抑何其偏也。  
司馬光曰。正心脩身。齊家治國。以至盛德著明  
於天下。廣義溫公所言。與程子同。是能得大學原

意者也。至于朱子。何背馳之乎。

辨朱子明德之解

朱子曰。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  
衆理。而應萬事者也。虛靈不昧。說心之體。具衆理。  
性也。應萬事情也。是乃程子所謂。心統性情之名。  
是也。所解如此。則明德者。心之異名。加上明字。然  
後去蔽明心也。果從此解。則明明德。唯是明心二  
字而已矣。豈不異乎。朱子所解。明德者。心也。  
朱子之解。徵諸經傳。無所往不窒礙也。請詳辨之。  
大雅。帝遷明德。皇矣言天命遷善行君子也。言天命  
遷人心。可乎。其不通一矣。又予懷明德。不大聲以



色。上同言懷備善行者。不以聲色為大事也。言我思  
吾心。可乎。其不通二矣。周書。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陳言善行之遠聞也。言心馨。可乎。其不通三矣。左  
傳。宮之奇引之曰。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  
其吐之乎。僖五年言備善行。以奉祭祀也。言心供祭  
祀。可乎。其不通四矣。周書又云。先王既勤用明德。  
庶邦亨。亦既用明德。梓言文武務修善行。諸侯化  
之。又能用善行也。言用心。可乎。其不通五矣。又云。  
予小臣。保受王威命明德。召言保承天子威嚴之  
命。顯明之德也。言威命之心。可乎。其不通六矣。又  
云。嗣前人。恭明德。君言嗣文武敬修善行也。言恭

心。可乎。其不通七矣。左傳。史趙曰。自幕至于瞽瞍。  
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昭八年言祖先不背天命。舜  
加之以善行也。言重之以心。可乎。其不通八矣。又  
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昭元年  
言治水功德。遠及後世也。言心遠。可乎。其不通九  
矣。又祝佗曰。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  
藩屏周。定四年言封建善行。令德之人。以為諸侯也。  
言選建心德。可乎。其不通十矣。又太史克說四凶  
曰。傲很明德。以亂天常。文八年言傲很善行。懿德君  
子也。言傲很其心。可乎。其不通十一矣。又臧文仲  
曰。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况我小國



乎。傳二十言雖先王之盛德善行。猶能艱難恐懼也。言先王之心可乎。其不通十二矣。大戴小問。樂不率先王之  
明德。乃荒耽於酒。淫泆於樂。德昏政亂。周本紀。尹  
氏。蔡。祝。曰。殷之末。孫。季。紂。珍。壤。先。王。明德。先。王。明  
德。與。左。傳。又。王。孫。滿。論。九。鼎。曰。天。祚。明德。有所。止  
宣。三。言。天。祚。懿。德。君子。也。言。祚。心。可。乎。其。不。通  
十三。矣。又。晏。平。仲。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所以  
為。盟。主。也。襄。二十。言。宣布。其。令。德。於。天下。也。言。布  
心。可。乎。其。不。通。十四。矣。又。羊。舌。職。曰。士。伯。庸。中。行  
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宣。十。用。賢。智。也。  
是。善。行。之。大。者。也。是。謂。之。心。可。乎。其。不。通。十五。矣。  
又。齊。侯。告。成。三。國。衆。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圖。以。鳩

其民。君之惠也。敢不承受君之明德。隱八年。戢兵息  
民。惠。也。是。善。行。之。大。者。也。言。受。君。之。心。可。乎。其。不  
通。者。十。六。矣。又。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  
不。當。世。其。後。必。有。違。人。昭七。是。指。正。考。父。僕。偃。之  
恭。饘。鬻。之。儉。以。為。明德。明德。之。為。令。德。懿。德。昭。明  
如此。言。聖。人。有。心。可。乎。其。不。通。十。七。矣。今。姑。就。詩  
書。左。傳。斷。其。不。通。耳。如。或。及。佗。書。所。載。以。縷。舉。之。  
非。更。僕。緝。御。之。所得。罄。也。

辨朱子明明德之解

朱子曰。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



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朱子此言。原于莊禘。九經  
談詳之。

大雅。維此文王。其德克明。皇魯頌。穆穆魯侯。敬明

其德。水泮又云。明明魯侯。克明其德。上左傳。成。鱗解

之曰。照臨四方曰明。昭二十八年。二十令德之輝。四方是明

其德也。古無解蔽明心之義焉。尚書。惟乃丕顯考

文王。克明德慎罰。諫又云。丕顯哉文武。克慎明德。

文侯又云。乃惟成湯。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

多左傳。申公巫臣解之曰。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

罰。務去之之謂也。成二年。積累善行。以致高大。是崇

其德也。論語。崇是明其德也。古無去蔽明心之義。

論語。顏淵子曰。先事後得。非  
崇德與。

杜預曰。隱其呂君之闕。欲以明晉之  
功德。

杜預曰。享有禮薦。設几而不倚。爵  
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所以訓共  
儉。又曰。宴則折俎。相與共食。  
正善曰。享有禮薦。設几而不倚。爵  
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所以訓共  
儉。又曰。宴則折俎。相與共食。  
五年傳。文也。設几而不倚。爵盈不  
飲。昭五年傳。文也。又曰。宣十六年傳。  
於俎。相與共啜食之。所以表示  
慈惠也。

焉。

左傳。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

僖二十八年。是言昭明。晉文之令德也。孔子豈得斷晉

文之氣稟人欲乎。又孔子謂梁丘據曰。夫享所以

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定十年。是言享宴之禮。所

以昭明。令德也。左傳。卻至曰。享以訓共儉。宴以示

慈惠。成十三年。恭儉。令德之本。享禮以明之。故孔子云

爾言享禮。斷氣稟人欲。復本體之明。可乎。又臧武

仲曰。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

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襄九年。言昭明武德於

天下。以懲艾蕪。棄禮法者也。銘武功於斷氣稟人



欲復本體之明。何關涉之有。

左傳。衛子魚說成王封建魯。衛曰。分魯公。以某某。以昭周公之明德。是言成王封伯禽於大國。以昭明周公勤勞王家之盛德大功。使天下皆知之也。如從朱子。本蔽明心之解乎。是成王斷周公之氣稟人欲乎。是其最不可通者也。又宋穆公疾。召孔父而屬殤公曰。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隱三年先君。宣公也。所謂令德。知人之明也。讓國之亘也。穆公立殤公。則宣公義讓明智之德。昭明乎天下也。是光昭先君之令德也。如從朱子明心之解乎。宣公既死。穆公何方。能斷其氣稟人欲乎。是亦最

不可通者也。呂覽。帝舜乃使質夔也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堯德。古樂是言舜作雅樂以昭明堯德於天下也。如從朱子明心之解乎。堯亦假舜以斷己之氣稟人欲乎。是亦最不可通者也。史記。尹佚筮祝曰。至于文武。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周本紀前者言大王王季也。言文武能繼明二代之明德。而使之昭明于天下也。如從朱子明心之解乎。既死太王王季。賴文武以斷己之氣稟人欲乎。是亦最不可通者也。淮南子。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賄來貢。要如從朱子明心之解乎。既死文王。賴武王以斷己之氣稟人欲乎。是亦最不



可通者也。

欲脩明明德者。事親則盡愛敬之心。事君盡忠厚之心。擴充惻隱不忍之心。於其所忍。擴充羞惡不為之心。於其所為。擴天理而屏人欲。如此而已矣。雖然。是欲明明德之方也。明明德三字。非可以此解之也。明字。言昭明于天下國家也。無磨而明之之義。是古文之常也。大學亦言明明德於天下。作者原意。明白如此。朱子所解。解氣稟之拘。本入欲之蔽。以復本體之明。以此為欲明明德之方。則猶之可矣。以此直解明明德。則古文所無。而非大學之原意也。孟子有言。浩然之氣。集義所生也。雖然。

解浩然之氣為集義。稱集義為浩然之氣。可乎。朱子解明明德。何以異于此乎。是其所以為不通也。

大學非學宮乎。學宮非士子誦習之場乎。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成性也。成就德性也。

又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文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居其中矣。仁者。善行之通名。詳于予所著。子思曰。博學

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五之字。指道也。德原乎心性。而成于學問。修為大學之道。在

明。明德是之謂也。大學之道。四字之中。既會

新。新民者。化民也。朱子曰。新者。革其舊之謂也。極是。



中庸曰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偽書云。舊染汚俗。咸與維新。此新民之義也。周易。小人革面。革中庸。動變化。堯典。黎民於變時雍。學記。動衆化民。化民成俗。亦皆新民之義也。經解。孟子皆言。民日遷善。遷善即變化。變化即新民也。予故言。新民者。使民變化其舊汚。而更始遷善焉。豈不信乎。餘詳于九經談。  
卷之三 第九葉  
民俗浮薄也。人君仁厚之德。昭明于天下。則民變而歸厚。民俗奢侈也。人君恭儉之德。昭明于天下。則民變而歸儉。是謂之明德新民矣。雖然。新民實明德之効也。明德之外。非有新民也。不能新民。則不得謂明德矣。故下文以平天下為明明德於天

下。新民為明德之効。是可以見矣。  
程叔子改親民作新民。千古不刊之說也。在宋。龍川葉適。雪川倪思。錢塘吳如愚。在明。陽明王守仁。甘泉湛若水。梁山來知德。及我先儒物菽。卿輩。皆不服其說。下文解釋明德。又解釋至善。中間一章有五新字。且引康誥新民。是非解釋新民乎。又非喚應新民乎。若三綱親民。不改作新民。則五新字何所著落。是其最易見易知者也。不能知其易知者。則愚也。知而建其異議。則邪也。凡此諸家。非愚則邪。唯改此一字。與不改之。學問心術。邪正之所判。如陽明一代人物。文才功業。冠于當時。然其為



學。疎認如此。吾知其良知之昏矣。又知其心術之不正矣。如夫物茂卿。平生學問。皆是邪說。又何答一字之失乎。

三河門人中山美石曰。雖兒童走卒。苟知讀書。則可知親民之為新民矣。況於學者乎。況於名儒乎。改親作新。伊川之功。不足稱也。此言極痛快。不知親之為新者。其所見不及兒童走卒也。倪思引孟子。親親而仁民。中庸子庶民。本篇康誥。如保赤子。此之謂民之父母。以證親民之義。所引實親愛民。生養民之義。是似是之非也。何也。三綱近有解釋之言。明作新民。而遠引八條目解釋。治

國平天下章。既已屬近矣。又况遠引中庸孟子乎。己家有夏后氏之璜。階侯之珠。而不能知之。向鄉隣而索珉珠燕石。如倪氏近之。豈不亦愚乎。吳如愚引孟子者。九經談辨之詳矣。

吳如愚引孟子。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引證又引子功行之。亦以新子之國。引證又引學記曰。化民易俗。言其新也。近者悅服。而遠者懷之。言其親也。是首鼠於親新之間。實可笑之甚者也。如京山郝敬解大學。亦於親新二字。糊塗不了。皆不能及程朱之明確也。

物茂卿曰。新民者。革命之辭。而大學者。守成之



君所奉也。豈有是言乎。果然。則大學中當無新  
民之語焉。何故下文引康誥新民乎。是非大學  
而別書乎。其愚謬疎妄。今古學者未見其比也。  
○至善亦仁義忠信諸善行之統名也。解釋之章以  
仁敬孝慈信解至善。則其義可見。又淇澳章總解  
三綱云。道盛德至善。民不能忘也。盛德即明德。詳見  
後。至善即至善。民不能忘。新民之效也。盛德至善  
連稱。則共為諸善行之統名。其義又可見。  
明德至善其事則同。而所指則異。淇澳章如切如  
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下文承之以盛  
德至善。自脩者。脩身也。脩德也。是與盛德相應。盛

德即明德。道學。是與至善相應。乃知明德以脩德  
言。至善以學道言。止。止居也。止於至善者。學道之  
極功。能知衆善之極。而身心止居之。而不敢移也。  
不說二字。帶說定字。  
中庸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行者也。擇善。學  
以知至善也。固執。止也。荀子。萬物莫足以傾之。  
之謂固。儒效固字。帶定靜之義。未至安也。  
知為先。行為後。講學為先。脩德為後。學問思辨為  
先。篤行為後。是聖教之常也。故言大學之道。在明  
明德。學為先。德為後。學以成德。是可以見矣。在人  
君。則其德已明。其民已化。在學者。則其德已正。其



人已服。雖然。非積學道之功。而止至善之極。則得彼而失此。得一而失二。不能兼綜衆善。如文王之為君。為臣。為父。為子。皆得其至善也。焉能窮天人之蘊。而造聖人之域乎。是故孔子曰。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孝弟謹信愛信。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又曰。十室之邑。有忠信如丘者焉。德之二者。明。不如丘之好學也。又曰。好仁智信直勇剛。德之六者。明。不好學。其蔽也愚。蕩賊絞亂狂。子思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德而盡精微。學極高明。德而道中庸。學德之極。致廣大。高明者。明德明於天下者也。雖德之致廣大。極高明也。非學之盡

精微。道中庸。純善則不能盡聖道之全也。不能得至善之極也。大學明明德之後。次以止於至善。見德雖已明。學不可廢矣。以德行為先。以學問為後。論語學庸。其意一也。

如人君有至孝友愛之德。則觀感之妙。天下化之。孝弟為風。家無逆子。孟子所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是也。是孔子所謂。為政以德也。導之以德也。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也。古明王之民。既已維新遷善。是謂之明德。新民矣。雖然。非學道之功。止於至善。則不能無左道邪說之惑也。



不能無姦邪讒佞之欺也。不能無淫聲美色之溺也。舉人施政。何因得純善至當乎。甚則明德變為昏德。良民變為惡民。不為唐明皇者。殆希矣。是故孔子言孝弟謹信之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子思亦言德極高明。而學盡精微。大學亦明德新民之後。止於至善者。學問之極功。而實為明德新民之本矣。嗚呼。吾於是乎。知學問之功。遠勝于細行小節。婦女之檢押矣。

新民者。化民也。本。是至誠聖人之事。雖然。利行之人。猶可得為也。止定靜安。安行之事。非仁者。則不

能也。仁者安仁。仁。衆善之通稱。安於至善。即安仁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仲弓非有德之士乎。

子曰。不知其仁也。孔子何以不許其仁。利行也。非安行也。可見明德新民。利行可為。而止定靜安。非仁者。不能也。孔門好學。顏子一人得一善。拳拳服膺。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是知止於至善矣。未至安

於至善也。是故三月不違仁而已矣。雖然。好學之功。猶能如此。吾以此知止定靜安為學道之極功矣。

中庸說三知。生知學知困知。及其知之。一也。說

論語雍也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志不貳。過不復。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中庸原解生知安行仁也學知利  
行知也困知勉行勇也是千古定  
說

三行。安行利行勉行。不曰及其行之一也。而曰及其成功。一也。成功雖同。其德不同。安行仁者也。利行知者也。勉行畏罪者也。德譬則酒也。功譬則醉也。醇酒亦醉。薄酒亦醉。濁酒亦醉。醉則同。而酒則不同。明德新民。本至誠變化之事。雖然。德之輝于外。民之新于下。皆是成功之事也。是故。雖利行勉行。猶可得而為也。已。安於至善。即誠也。仁者安仁也。安而行之也。故大學之學。安於至善。然後明其德。新其民。是真之成功。所以貴醇酒之醉也。管仲薄德而大功。子常以濁酒之醉比之。為此故也。雖然。世人論人。唯在

其成功。則學庸妙理。其孰知之乎。  
仁者安仁。安於至善。即安仁也。衆善皆仁。仁者衆善之宗。是論語仁字。非說大學仁字。雖有孝友忠信之諸明德。可以化民也。然學道之功。不至安於至善。則得彼而失此。得一而失二。不得盡道之全也。不得體善之宗也。要是一知半解。不得造聖人仁者之域也。其德雖明。其民雖化。非堯舜文武之治也。  
朱子曰。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如此。則有二綱領。而無三綱領也。物茂卿曰。民知孝弟之德。為天下至善。而不復它求。此謂之止於至善。如此。則止於至善。民之事也。何故下文引文王衛武止於







妙如此。乾卦曰：見龍在田，地象也。曰：君子終日乾乾，人象也。曰：飛龍在天，天象也。是故孔子作繫辭曰：易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佗也。三才之道也。春秋十二公，象十二月也。周官六卿，象天地四時也。大學三綱，亦象天地人三才也。古人徃徃，有此伎倆，而後人淺薄，不思及之。其解明德，取象於銅鏡之磨礪塵垢耳。又焉知天地日月之大乎？

知止至善而后有定不移。定而后能靜不擾。靜而后能安如性。安而后能慮致慮。慮而后能得得道。得道者，一定也。不移易變動也。靜者，不騷擾撓亂也。

解古曰：安心而服行之，知天性自然也。

安者，如天性自然也。呂覽：安之若性。義漢書：安服若性。傳：谷永是也。慮者，如戴記：四十始仕，出謀發慮，則言謀慮百事也。得者，得道也。得至善也。戴記：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記：樂又云：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鄉飲酒義：得道者，德也。是言止於至善者，為明德之本也。又偽書云：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太甲是慮得之徵也。安於至善者。

得者，得道也。中庸：不勉而中，中道也。不思而得，得道也。故下文云：從容中道，是可以徵矣。

荀子：權利不能傾也，群衆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



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能定能應。夫是之謂成人。學勸是能說定字。應者。應萬事也。慮得是也。莊子。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撓心者。故靜也。天道是能說靜字。善故靜也。此言極妙。大學定靜。亦一定於至善。是故能靜也。

孟子。君子深造之。

仁也。善也。

以道。

備為之方。

欲其自得之也。

自得之。則居之安。

止定靜安。是也。

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

深。則取之左右逢其源。

慮得。

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雖

居之安者。止定靜安也。取左右逢其源者。慮得

也。安至善者。應接百事。皆得其宜也。中庸。誠者。時

措之宜也。亦與此同。孟子之言。與大學不同。而其意則全同。

今以一事明之。學書之人。尊信義。獻法帖。是止於至善也。志在二王。不為宋元醜怪惡札。移易其志。是定也。不為後世諸家。撓亂其心。是靜也。學之久。習之熟。如出自然。是安也。如此然後揮筆作字。是慮也。每運筆。造二王之妙處。是得也。與孟子自得居安之後。取左右逢其源。如合符節也。

益稷。禹曰。安汝止。惟動。丕應。侯志。安止者。止定靜安也。惟動者。慮得也。伊藤原佐曰。大學之書。齊魯諸儒。熟詩書二經。而未嘗窺孔門宗旨者。所作也。



其言不窺孔門宗旨者。愚人之言也。言熟詩書二經者。真知大學者也。

不迷左道邪說。不惑富貴利達。不流驕奢淫泆。是真止定靜安於至善者也。

右首章第一

八條目首章第二

物天下國家有本末。事平治齊備正誠有終始。知所先後。文

物者。天下國家。治身心意。備也。事者。平治齊人。備

正誠。已也。備己者。三條。治人者。三條。孟子。天下之

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下文云。以脩身

為本。又云。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義可見。本為始。為先。末為終。為後。本末終始先後。其義一也。下文先治其國。先齊其家。先也。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後也。是下文八條目之發端。而又結上文兩節之意。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論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孟子。是切緊之辭。忠恕。遠道不遠。中庸。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是緩慢之辭。遠道不遠。即道也。近道亦道也。

雖有緊慢之異。其實則同。

宋黎立武解格物致知曰。格物。即物有本末之物。

致知。即知所先後之知。明王艮李鼎皆襲其說。是



本出于程伯子一說。以格物致知為六條括例。頗為明白。是故予自弱冠。信奉其說。年二十四。作大學考。乃用其說。以作二圖。後悟其說之非矣。乃廢而不敢用也。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欲乎天先治治其國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齊其家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脩其身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正其心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誠其意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致其知其知。致知在格物。

記文當言古之欲乎天下者。而代之以欲明明德於天下。明德明於天下者。堯典光被四表也。益稷

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也。泰誓。嗚呼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也。泰誓。贊書。是墨子兼變所引。聖德之光明。非徒萬民仰瞻而知之也。其德之所被及。萬民感動。而變化遷善。堯典黎民於變時雍。是也。是真明明德者也。三綱雖並言明德新民。其實則明德兼新民。新民明德之効。不能新民。則不得言明德也。下文總解三綱。則連言盛德至善。而不及新民。新民之在明德之中也。說三綱。則並叙明德新民至善。而說八目。則以明德兼新民。是記文妙理。不可不明辨也。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本篇堯舜率天



下以仁而民從之。本篇文武興則民好善孟子欲善  
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  
風必偃。論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奮不遺則  
民不偷。同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上臨之以莊則  
敬。孝慈則忠。同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  
不正。蓋凡此等之類上行善而下遷善是明德之  
昭明于天下也。人君孝弟之德明則天下無悖逆  
之子弟焉。人君勤儉之德明則天下無愉惰華奢之  
習俗焉。是謂之明明德於天下矣。  
程叔子曰。明明德於天下。明明德於外也。易司馬  
光曰。盛德著明于天下也。廣義皆是也。

朱子曰。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  
其明德也。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也。不可不能使知  
之也。又曰。百姓日用而不知。繫人君明德之所被  
及兆民遷善。雖然其遷善也。周易所謂君子豹變  
小人革面。革上六有兩義一云修飾是也孔子又  
言。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安者使其安穩  
而不危亡之謂也。安且離之。而况今自越至胡。自  
齊至秦。使其億兆之衆。解其氣稟之拘。祛其人欲  
之蔽。以復其本體之明乎。是雖百堯舜。所不能也。  
且也。去蔽復明。士君子之所難也。可責之於億兆  
之愚不肖乎。天下固非無良民也。善行之明。古今



卑陶謨自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也曰  
可咸若時惟帝其難之  
論語雅也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  
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  
於仁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  
有字皇侃本作能

有之。雖然。明明德屬諸黎烝者。經傳之所無也。朱  
子之解。其可信乎。  
或云。大學之言。極言其盛也。此言不然。古者  
堯舜文武也。古之聖人。贊美聖人。不欲極言其  
盛乎。雖然。禹之贊堯舜也。曰。知人安民。惟帝其  
難之。孔子之贊堯舜也。曰。博施而濟眾。堯舜其  
猶病諸。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何其言  
之確實。而不溢美也。又其言民之遷善也。周公  
則曰。小人革面。孔子曰。民不可使知之。何其言  
之確實。而不適當也。過當之言。非作者原意。朱  
子解詁之過也。是豈可信乎。

公前云齊有二義。詩小宛篇毛傳曰。齊正也。禮記少儀篇鄭注曰。齊和也。齊家之齊。含此二義。於義我方備。下文引詩曰。宜其家人。又  
曰。宜兄宜弟。凡兩言宜。此和之義也。又引詩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而釋之曰。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此正之義也。  
先祖南莊府君四書評本曰。宜者情誼浹洽。無少攜貳。法者截然。整齊無少參錯。可知齊家之齊。必當京此二義也。  
也。董子曰。祭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夫祭然有文。即齊正之謂。驩然有恩。即齊和之謂。  
宋儒大學子衍義。陳齊家之要曰。重地。正曰。嚴內治。曰。定國本。曰。教戚屬。其意偏主於齊正。殆於義有未盡乎。孔子  
曰。兄弟怡怡。父子之問不  
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  
莫大焉齊家之君子。其有味  
乎斯言。

中庸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  
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  
禮所生也。

治者。亂之反。治綱紀法度之亂。治風俗人情之亂。  
其是而已矣。國家亂敗。非有它事。綱紀亂耳。人情  
亂耳。能治國人者。整理綱紀。厚風俗。正人情。無歷  
法暴行者。不使亂臣賊子起焉。如此而已矣。  
齊者。齊整齊一也。家者。家人也。國者。國人也。天下  
者。天下之人也。家人者。父子兄弟夫婦也。周易家  
人卦。言此三者耳。本篇齊家章。亦言此三者耳。可  
徵。又兼親族。堯典以親九族。九族已睦。皋陶謨。惇  
叙九族。中庸親親為大。親親之殺。是皆齊家之義  
也。雖然。齊家所主。在于好惡。中庸九經。親親條曰。  
同其好惡。是齊家第一義也。本篇齊家章。亦言親



愛賤惡。又言愛而知惡。惡而知美。可見所主在于好惡矣。能齊一家人好惡。是謂齊家矣。倘父之所好。則子惡之。兄之所惡。則弟好之。夫妻反目。婦姑勃谿。豈得謂之齊家乎。

齊家治國乎天下。皆脩身之効也。能齊家者。明德之明于家也。能治國者。明德之明于國也。能平天下者。明德之明于天下也。是亦不可不知也。

脩者。脩脯之脩。有堅固之義。守身者。不得不堅固也。加姜桂而鍛治之。謂脩。不加姜桂而曝乾之。謂脯。曲禮正義故脩有脩飾之義。善身者。不得不矯飾也。又有脩復之義。非新造之名。仁義禮智。非由外鍊

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脩身者。脩為我所固有之善也。三義相通。

中庸。脩身以道。道者。禮義也。中庸下文又云。脩身則道

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又云。好學近

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此三者。則知所

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

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是脩身之要也。雖然。予

則以謂。夫子告顏淵。克己復禮。是脩身之專務也。

非克私欲。則身不得脩。克私欲。即正心也。

正者。邪之反。正心者。魯頌思無邪也。論語本篇念

愼不得其正。恐懼不得其正。好樂不得其正。憂患



論語雍也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不得其正。皆指邪心而言。偽書問命。格其非心。孟子。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又云。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以承三聖者。荀子。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大畧是皆言正人之非邪也。正心。乃言正己之非邪也。其義則同。

偽書仲虺之誥。以禮制心。孟子。以禮存心。以仁存心。荀子。治氣養心。莫任由禮。皆言以禮防心也。心之非邪。生乎欲也。故孔子曰。克己復禮。言克己心之私欲也。樂記亦云。以道禮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道者天理。欲者人欲。是皆正心要務也。雖然。予則以謂。夫子稱顏淵。其心不違仁。仁即是

正心之專務也。心常不違仁善。則昭昭明明。明德之本。豈有私欲非邪之侵乎。

誠者偽之反。樂記著誠。本偽。禮之經也。是可以徵矣。是故百行之出。于天性自然。是謂之誠矣。中庸云。誠者。天之道也。又云。性之德也。韓非以詐偽為是。天性為非。危安荀子。不可學。不可事。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謂之偽。是性偽之分也。性惡誠偽相對。性偽相對。誠之為性。是可以徵矣。又外內行。一致。陰陽頭。不易。是謂之誠矣。中庸云。合外內之道也。大戴云。觀其陽。以考其陰。察其內。以揆其外。考其陰陽。以觀其誠。文王又云。喜氣內畜。雖欲隱之。



陽喜必見。怒氣內畜。雖欲隱之。陽怒必見。言行不  
類。終始相悖。陰陽克易。外內不合。雖有隱節。見行。  
曰。非誠實者也。上同是可以徵矣。凡人內包藏禍心。  
而外偽恭順之態。陰為姦邪讒佞之行。而陽假忠  
信直亮之態。是皆偽也。非誠也。是故本篇明言。小  
人間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揜其不善。  
而著其善。是可以徵矣。是故惡惡如惡。惡臭好善。  
如好好色。慊然快足於我心。仰不愧於天。俯不怍  
於人。是真誠意者也。

凡人內惡而外善。陰邪而陽正。可以欺人矣。不能  
以欺己心也。是故云。誠其意者。毋自欺也。不自欺

者。始自慎獨。慎獨者。間居獨處之時。雖不為人所  
睹。戒慎其行。雖不為人所聞。恐懼其言。況於稠人  
廣坐。明頭之處乎。如此。則內外可以一致矣。陰陽  
可以不易矣。是謂之能誠矣。大學說誠意。以慎獨  
為要務。中庸說誠之書。故費端說慎獨。其意一也。  
荀子不苟。禮記禮器。皆說誠。故皆言慎獨。唯中庸說聖人大至誠。鄭玄  
言。其言極高妙。不可以此解大學誠意也。解大學  
者。要平穩確實。是作者原意也。

朱子曰。意者。心之所發也。因有心水意波之辨焉。  
語類其言則巧矣。雖然。八條目。自外入內。以意為心  
之發。則不合條例。其言非矣。心意本非有二。意从



周語下晉孫談之子周適周事單襄公立無殿視無還聽無備言無遠言敬少及天言忠少及意言信少及身... 襄公有疾子頃公而告之曰少善晉國將得晉國其行也文能文則得天地之所附而後國大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實也信文之孚也... 象天能敬帥意能忠思身能信...

人為億。从心為憶。从肉為臆。皆心內之事。乃知心之發動于外為心。念懷恐懼。好樂憂患。隱伏于內為意。猶言中心也。是作者原意也。國語單襄公曰。言忠必及意。忠文之實也。帥意周語下中能忠。忠者中心之實。意之為中心。是可以徵矣。祭義君子所謂孝者。先意中心未承志。諭父母於道。孟子說詩者。以意中心已逆志。是為得之。國語師夷曰。詩所以合意中心。又祭公謀父曰。甸服者祭。有不祭。則修意中心。雖然。他書心意。不必辨之。唯在太學。不可不辨之也。致知之致。九經談具焉。中庸致中和。論語喪致哀。孝經疾致憂。皆與是同。極盡之義也。極盡己之知。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愛。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注盡其哀情... 御註 平居必盡其敬。就養能致其懼。色不滿容。行不正履。擗踊哭。

識是謂致知矣。知者。孟子所謂德慧術知。學知是也。非論語所謂好行小惠。及世所謂姦智邪智之類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孟中庸好學近乎知。大戴孔子曰。好學則智。衛將軍大學之知。生乎格物。是學知也。

孟子良知本是妙義。不可不拳拳服膺也。雖然。主良知而廢學知。則至悅大學古本。不改親民之親。上誣往聖。下誤來學。一變則為王良無善無惡。心之本體。賈陽明再變則為顏山農何心隱之幻。狠妄誕。可畏之甚。唯讀書明理之學。不可涉萬世而廢也。

盡心上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論語子張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  
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中庸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  
之篤行之

中庸誠身有道。不明乎善。學問不誠乎身矣。又云。  
誠之者。擇善學問也而固執之也。格物致  
知。明善擇善之事也。格物者。論語博學篤志也。中  
庸博學審問也。致知者。論語切問近思也。中庸慎  
思明辨也。誠意以下。中庸篤行也。論語仁在其中  
也。  
凡人非不惡惡也。雖然不能如惡惡臭也。非不好  
善也。雖然不能如好好色也。何以故乎。學知之不  
明也。學知之明。則誠于好善。誠于惡惡。何難之有。  
今人知砒霜斑貓之至毒。有害于己。雖人勸之。不  
敢食之。是以知之明也。若學知之明。知惡之害于

己。同于砒石。則雖人德薄之。敢為之乎。知黃精巨  
勝之神効。有利于己。雖人拒之。不敢不服之。是以  
知之明也。若學知之明。知善之利于己。同于精勝。  
則雖人禦之。敢廢之乎。故惡惡如惡惡臭。好善如  
好好色。誠意自慊。唯學知之明為之也。故曰。欲誠  
其意者。先致其知。  
格物諸說。略載九經談。皆屬無用。特朱子之解。千  
古不刊之義也。唯格物之格。與周易王假格有  
廟。萃王假家之假。同。游酢曰。假者。感格之  
義。丘富國曰。假有感格之義。龔煥曰。假謂感格也。  
集成會通折中。諸書。神人可言感格。而道義不可言感格。唯



是窮致也。物格之格。與格。汝舜舜典七句有苗格。湯湯。有耻且格。論語。之格同。至也。來也。莊子。道不可致。知不可至。莊子。格物者。致道也。然則格物而物格。致知而知至。一樣之語。不可為別解也。其義則論語。我欲仁。斯仁至矣。說命。務時敏。厥脩乃來。說命。是學道之以來至言。與此相同。

荀子。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子曰。伊稽首。不其有來乎。宥。是亦言道之來至也。

物字。有指鳥獸草木者。中庸。萬物育焉。致中和。發育萬物。盡物之性。孟子。仁民而愛物。是也。有指外物淫聲。

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

美色之類者。贗書。惟民生厚。因物有遷。若樂記。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孟子。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是也。有指人而言者。文言。聖人作。而萬物覩。萬民。仰瞻也。鳥獸草木。利物。足以和義。利人也。伊川引人。木。焉得觀乎。利物也。伊川引人。孟子。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絕人。左傳。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昭十一年是也。有指事。物而言者。大雅。有物有則。是也。是言有事物。則有法則。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則。有坐立。則有如尸如齋之則。有君臣。則有仁敬之則。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則。朱子為事物之理。則物字。兼物則也。道者。事物之法則。格物之物。指道而言。則為事物之理者。



極為協當。

物字指道。九經談略舉其微。今按孟子。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戴記。父子親。君臣嚴。夫婦別。人倫三者正。庶物從之。問。庶物。百行也。孟子又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萬物百行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及義之千。差萬別。皆是也。是萬物之備於我也。否則鳥獸草木。豈備於我乎。中庸。誠者。物之始。終。不誠。無物。忠孝仁義。非出乎中心。則有始無終。出乎偽飾者。豈得係始終乎。是誠者。物之始終也。是故忠孝仁義。非出乎中心。則忠不忠。孝不孝。仁

不仁。義不義。是不誠無物也。凡此類物字。皆指道而言。格物者。學以致道也。莊子。道不可致。致道本。是古言。今又約言之。則格物。唯是學道也。格物致知。學道而明智也。豈不直截明快乎。

論語。子復曰。君子學以致其道。格物之為致道。是其明徵也。

大學格物。與中庸致曲同。分用物曲禮二字耳。格物。致道也。致曲。致道之委曲也。本是同義。朱子之解得矣。唯以格物為窮理。說窮致事物之理。兼鳥獸草木。曰。一草一木。又皆有理。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伊其言誕漫。極不可信。學問之道。讀書誦

章句。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說卦傳。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参天兩地而倚數。觀象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論語述而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經窮盡道之精微唯是而已矣。是格物也。是致知也。草木鳥獸附之於虞人可也。豈士子為學之先務乎。孟子曰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讀書不精。誤解經義。外馳而草木是問。是之謂不知務矣。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平者平均也。平安也。言政治均平而民無傾危覆亡之患也。物格。所學之道。求至也。欲仁仁至。論語務時敏。啟脩

乃來。命及贖書所謂道積于厥躬。上是也。知至。學智之來至也。所學之精而所知之明也。意識學智之明。惡惡如惡惡臭。好善如好好色。慊然快足。無自欺之事。是也。如此然後心正身脩。家國天下可得而齊治太平矣。

誠意正心脩身。明明德之事也。齊家治國平天下。新民之事也。朱子格物致知之極。知止於至善。而其安之者。至誠之事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毛詩。壹哉五祀。中庸。壹戎衣。一二之一也。壹。專壹也。見說文。孟子志壹則動氣。穀梁傳。葵丘之會。壹



張敬傳辭之官自謂治劇郡非  
功效者願得壹切比三輔尤異如  
淳曰壹切權時也

明天子之禁。范甯曰：壹猶專也。年僖九是也。朱子以一切解之。一切計一時便宜。苟且從事之謂也。後世以為一槩之義。漢書以意穿鑿。各取一切。禮樂續用馮茂。苟施一切之政。王莽一切論秩如真。平紀願壹切受署。張敬後漢書以傲一切之勝。王霸一切之義。是可以見矣。物茂鄉引荀子。百王之道。一是矣。偏禮記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問以壹是為句。以是為格物。皆非矣。前卷問天下兒子敦曰：壹一同。一者同也。一是同是也。此說最覺明快。論語意問逸周書何修非躬。何慎非言。何擇非德。小孔子曰

此他言橫短不取以常皆一故也

脩己以敬。修己以安人。脩己以安百姓。樂記。脩身及家。平均天下。中庸。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久。知所以治久。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又云。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孟子。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荀子。請問為國。曰：聞修身。未嘗聞為國也。君者。信也。儀正而景正。君者。槃也。槃圓而水圓。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君者。民之源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君射則臣決。楚莊王好細腰。故朝有餓人。故曰：聞修身。未嘗聞為國也。君是皆以脩身為本之說也。



呂覽。楚王問為國於詹何。詹何對曰。何聞為身。不聞為國。為國之本。在於為身。身為而家為家。為而國為國。國為而天下為。執是亦與本篇同義。近世有一種之學。不言修身之務。而好談經濟之略。蓋永嘉周行永康陳同之流。源出于管商。然猶附會經典。開口則言先王之道。安天下之道也。是故實不悅詩書論孟。修身成德之事。而獨悅制度文為之末事。誠意正心之事。視為附贅懸疣。是故其流之弊。狂蕩放肆。無所不至。天下學者。莫不陷其毒也。今其學流。水落石出。雖然。其遺毒餘孽。結疇學。若肺腑。莫之能洗也。雖孔孟再出。恐不能鑿

今之學者沈痼也。何況於宋諸名賢之所說乎。范甯有言。王弼何晏之罪。勝于桀紂。蓋言桀紂亂一世。而王何誤百代也。范言之妙。至于今日。有徵于於首唱此學者。亦比之於王何云。庶人亦有家。不備其身。則不能齊家人。孟子曰。身不行道。則不行於妻子。是故齊家人以修身為本。誠意正心者。修身之本也。雖然。心意在身。而誠之正之。修身之目也。故以修身兼之。其本身亂而末家國治者否矣。其所厚者家薄。而其國所薄者天下厚。未之有也。本謂身也。末謂家國天下也。孔穎達曰。本亂謂身



不修也。未治。謂國家治也。言己身既不修。而望家  
國治者。否矣。否不也。言不有此事也。正義是也。淮南  
子。詹何曰。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  
而國治者也。訓言是之謂也。  
所厚。家人也。所薄。國人也。遇國人非可薄也。雖然。  
比諸家人。則薄乎云爾。孟子。於所厚者薄。無所不  
薄。此厚薄字。孟子又云。君子之於民也。仁之弗親。  
親親而仁民。是自然之序也。孝經。不愛其親。而愛  
他人。謂之悖德。薄遇親戚家人。而厚接國人。是悖  
德之大者。古今徃徃。有如此人。而言未之有也者。  
是理之所決無也。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八條。義端。物有本末。知所先後。上文以脩身為本。  
知天下國家。始於脩身。是知本者也。知本者。德慧  
術智之至者也。文言。美之至也。郊特牲。仁之至。義  
之盡也。與此同語。至訓至極。或云。上文所謂致知  
知至也。至訓來至。二義皆通。

天下之治。本于一身。人君能讀書明理。無聲色狗  
馬之好。無遊觀田獵之樂。智能知人。而姦邪讒佞  
之言不行。仁能愛人。而聚斂殘虐之政不行。勇能  
勉政。而愉惰宴安之事不行。恭謙下士。則賢能集  
于朝。儉素自率。則華靡絕于下。脩正如此。則天下



國家。何患不平治乎。若其太平之久。愉惰為風。而百廢不興。汰侈為常。而財用不給。於是乎聚歛之政行焉。風俗衰弊。而獄訟繁興。民生匱窮。而盜賊公行。於是乎殘虐之刑行焉。不知求之於本。而欲治之於末。雖堯舜之聖。所不能也。是故知本。謂之知之至也。嗚呼。非聖孫。則焉得言之乎。

此二句。與葢端相喚應。是此章結語。古本在此。極為是正。雖然。此謂二字。解釋本末以下。解釋六條目結語。每例皆用之。則不為無可疑也。是故朱子以為解釋格物致知之結語。不為無所見也。雖然。格物致知。學道明智之事。學宮常事。學者常事。何

待解釋乎。是故大學作者。始舉八條目。而後解釋之。誠意以下。六條目耳。格致。非有解釋而殘缺之也。是自有明徵。正心脩身以下。每例帶說二條。而誠意解釋。突然而言。所謂誠其意者。如格致有解釋。則誠意亦當言。所謂誠意。在致其知者。而不然。是格致無解釋之言。本自顯然。先儒有言。大學有鎔簡。而無缺文。真知言也。雖然。此謂二字。終不能無疑。則姑闕疑可也。

晉束皙補六亡詩。唐白居易補尚書湯征。宋劉敞補禮記覲義。皆文人遊戲三昧也。朱子以一代之名儒。踵文人狃獵之迹。補大學缺文。固不為得也。



况其所言。殊不類大學之文乎。且也。如一旦豁然。經典無此言。又無此理。聖人之道。博學致知。集義養勇。積善成德。豈有一旦貫通之理乎。如言有之。非襲而取之。則助而長之者也。是聖人之所深惡也。唯是摸擬禪氏之頓悟耳。先儒皆指斥其非。人心是非之公。豈得昧之乎。要之。補傳之言。是程朱之學。而非大學之學。謂之宋學大疵。亦可矣。

宋董槐取知止物有本末二節。補格致傳。元明諸名儒。以至清人顧炎武輩。皆悅服之。可笑之甚。知止一節。粘起止於至善。以見止定靜安。為明德新民之本矣。物有本末一節。八條發端。先後二字。喚

起八條先後字。是皆作者神意所注。毫不得移動也。諸家誤信朱子格致闕文之言。故陷董槐之欺矣。實皆不知密察文理。而原古人之原意者也。

右首章第二











